

嘉業堂
叢書

雲溪友議

第一冊

雲溪友議序

五雲溪人范攄纂

近代何自然續笑林劉夢得撰嘉話錄或偶爲編次論者稱美余少遊秦吳楚宋有名山水者無不馳駕躊躇遂興長往之跡每逢寒素之士作清苦之吟或樽酒和酬稍蠲於遠思矣諺云街談巷議倏有裨於王化野老之言聖人採擇孔子聚萬國風謠以成其春秋也江海不卻細流故能爲之大壑昔藉眾多因所聞記雖未近於巨墳豈可昭於雅量或以篇翰嘲謔率爾成文亦非盡取華麗因事錄焉是曰雲溪友議儻論交會友庶希於一述乎

雲溪友議卷上目錄

名儒對

南陽錄

苾蘿遇

魯公明

眞詩解

毗陵出

巫詠難

靈仁誤

襄陽傑

馮生佞

江都事

南海非

四背篇

嚴黃門

哀貧誠

古製興

夷君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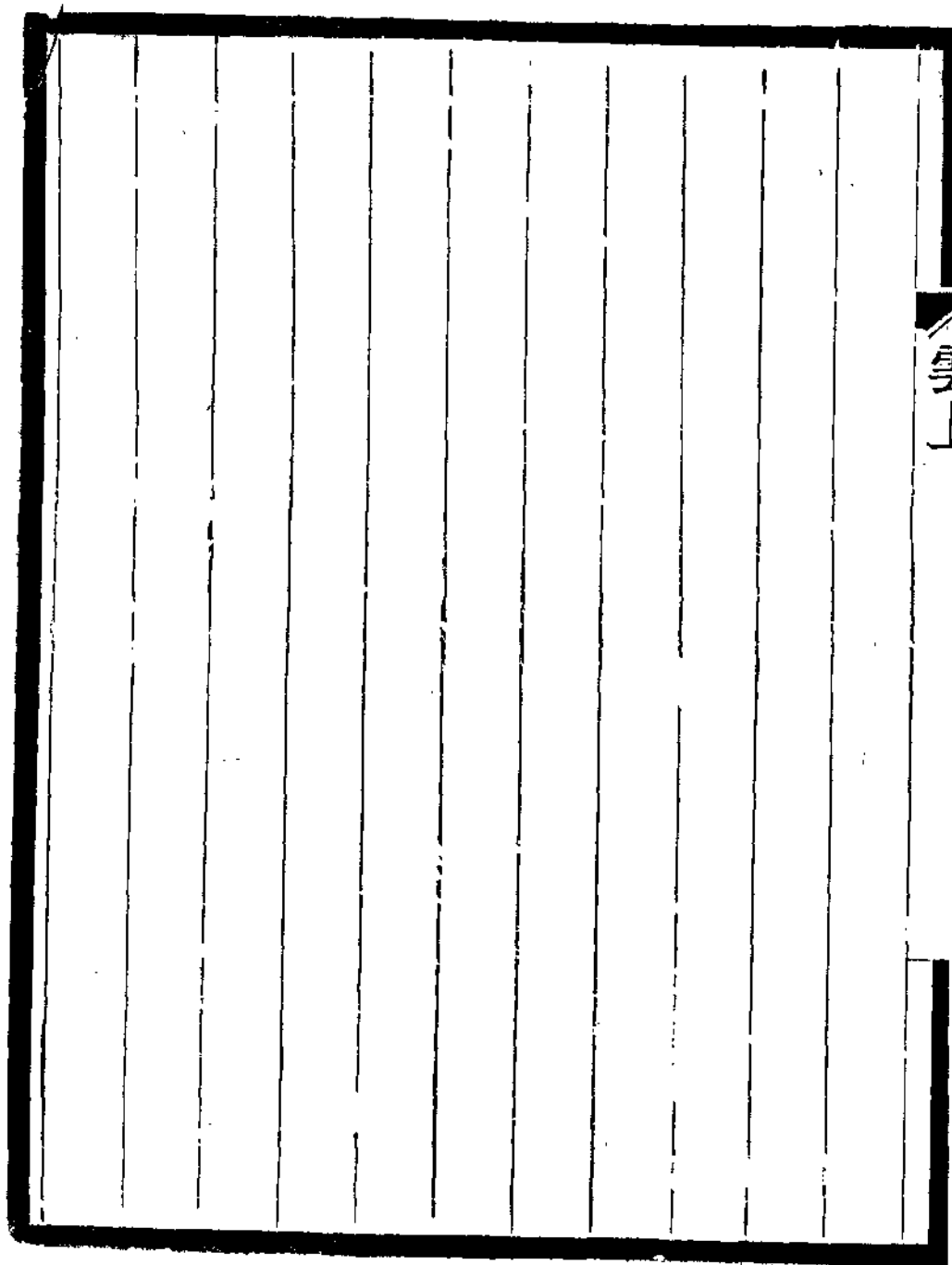
餞歌序

宗兄悼

夢神姥

玉泉祠

舞娥異



雲溪友議卷上

嘉業堂叢書

唐 范攄 著

名儒對

王僕射起再主禮闈遠邇稱揚皆以文德巍巍聿興之也武宗皇帝詔至殿曰朕近見二字一乃一竊莫能詳也特詢於卿王公對曰臣於三教經典竊常遍覽向者二字羣書未之見也未審天顏何文而得周穆王傳有齊商二字經百儒宗但言古馬名不敢分於飛兔騶裊于今靡有詳之者也上笑曰知卿夙儒學綜朝野偶爲此二字相試非於經籍而得之遂賜金綵等乃知王公三學之中無不通曉我唐之孔鄭平

南陽錄

李筌郎中爲荆南節度判官集闔外春秋十卷旣成自

鄙之曰常文也乃注黃帝陰符經兼成大義至禽獸之

制在氣經年懵然不解忽夢烏衣人引理而教之其書

遂行於世僉謂鬼谷留侯復生也

所謂玄龜食蟒黃腰服虎飛鼠斷猿猱

嚙鶴以小服大皆得烏衣之旨

筌遂通其義也筌後爲鄧州刺史常夜占星宿

而坐一夕三更東南隅忽見異氣明旦呼吏於郊市如

產男女者不以貧富悉取至焉過十餘輩筌視之曰皆

凡骨也重令於村落搜訪之乃得牧羊胡婦一子李君

慘容曰此假天子也座客勸殺之筌以爲不可曰此胡

雛必爲國盜古亦如然殺假恐生真矣則安祿山生於

南陽異人先知之矣

梁代志公識曰兩角女子綠衣裳

亡解曰兩角女子安字也綠衣祿字也太行山字也一止正字也祿山果干正月死也後李遐周識曰樵市人將盡函關馬不歸道逢山下鬼環上繫羅衣

又曰此天下之事不可卒去是

以石勒致鹿奔之兆桓立動星光之瑞王夷甫宋高祖非不欲早害立勒稱於太平殺之不得矣梁武帝視太白之變而下殿奔後愧於夷狄之主凡爲大盜者必有異也筌首知之知之而不可禳也

苾蘿遇

王軒少爲詩寓物皆屬詠頗聞淇澳之篇遊西小江泊舟苾蘿山際題西施石曰嶺上千峰秀江邊細草春今逢浣紗石不見浣紗人題詩畢俄而見一女郎振瓊瑤

扶石筍低徊而謝曰妾自吳宮還越國素衣千載無人
識當時心比金石堅今日爲君堅不得旣爲鴛鴦之會
仍爲恨別之詞後有蕭山郭凝素者聞王軒之遇每適
於浣溪日夕長吟屢題歌詩於其石寂爾無人乃鬱怏
而返進士朱澤嘲之聞者莫不嗤笑凝數內恥無復斯
遊澤詩曰三春桃李本無言苦被殘陽鳥雀喧借問東
隣效西子何如郭素擬王軒

魯公明

顏魯公爲臨川內史澆風莫競文教大行康樂已來用
爲嘉譽也邑有楊志堅者嗜學而居貧鄉人未知也山
妻馱其餽臠不足索書求離志堅以詩送之曰平生志

業在琴詩頭上如今有二絲漁父尙知溪谷暗山妻不信出身遲荆釵任意櫟新鬢明鏡從他別畫眉今日便同行路客相逢卽是下山時其妻持詩詣州請公牒以求別醮顏公案其妻曰楊志堅素爲儒學遍覽九經篇詠之間風騷可摭愚妻覩其未遇遂有離心王歡之廩旣虛豈遵黃卷朱叟之妻必去寧見錦衣惡辱鄉閭敗傷風俗若無褒貶僥倖者多阿王決二十後任改嫁楊志堅秀才贈布絹各二十疋祿米二十石便署隨軍仍令遠近知委江左十數年來莫有敢弃其夫者

眞詩解

濠梁人南楚材者旅遊陳穎歲久穎守慕其儀範將欲

以子妻之楚材家有妻以受穎牧之眷深忽不思義而輒已諾之遂遣家僕歸取琴書等似無返舊之心也或謂求道青城訪僧衡岳不親名宦唯務玄虛其妻薛媛善書畫妙屬文知楚材不念糟糠之情別倚絲蘿之勢對鏡自圖其形并詩四韻以寄之楚材得妻真及詩輒遽有雋不疑之讓夫婦遂偕老焉里語曰當時婦棄夫今日夫離婦若不逞丹青空房應獨自辭媛寫真寄夫詩曰欲下丹青筆先拈寶鏡端已驚顏索寞漸覺鬢凋殘淚眼描將易愁腸寫出難恐君渾忘卻時展畫圖看

毗陵出

慎氏者毗陵慶亭儒家之女也三史嚴灌夫因遊彼遂

結姻好同載歸蘄春經十餘秋無肩嗣灌夫乃拾其過
而出妻令歸二浙慎氏慨然登舟親戚臨流相送妻乃
爲詩以訣灌夫灌夫覽詩悽感遂爲夫婦如初雲溪子
曰曹叔妻敘東征之賦劉伶室作誠酒之辭以女子之
所能寔其罕矣爰書薛媛之事斯可附焉慎氏詩曰當
時心事已相關雨散雲飛一餉間便是孤帆從此去不
堪重過望夫山

巫詠難

秭歸縣繁知一聞白樂天將過巫山先於神女祠粉壁
大署之曰蘇州刺史今才子行到巫山必有詩爲報高
唐神女道速排雲雨候清詞白公覩題處悵然邀知一

至曰歷陽劉郎中禹錫三年理白帝欲作一詩於此怯而不爲罷郡經過悉去千餘首詩但留四章而已此四章者乃古今之絕唱也而人造次不合爲之沈佺期詩曰巫山高不極合沓奇狀新閭谷疑風雨幽崖若鬼神月明三峽曙潮滿九江春爲問陽臺客應知入夢人王無競詩曰神女向高唐巫山下夕陽徘徊作行雨婉孌逐荆王電影江前落雷聲峽外長霽雲無處所臺館曉蒼蒼李端詩曰巫山十二重皆在碧虛中迴合雲藏日霏微雨帶風猿聲寒渡水樹色暮連空愁向高唐去千秋見楚宮皇甫冉詩曰巫峽見巴東迢迢出半空雲藏神女館雨到楚王宮朝暮泉聲落寒暄樹色同清猿不

可聽偏在九秋中白公但吟四篇與繁生同濟竟而不
爲故太尉李德裕鎮渚宮嘗謂賓侶曰余偶欲遙賦巫
山神女一詩下句云自從一夢高唐後可是無人勝楚
王晝夢宵征巫山似欲降者如何段記室成式曰屈平
流放湘沅椒蘭友而不爭卒葬江魚之腹爲曠代之悲
宋玉則招屈之魂明君之失恐禍及身遂假高唐之夢
以惑襄王非真夢也我公作神女之詩思神女之會唯
慮成夢亦恐非真李公退慙其文不編集於卷也

靈丘誤

麻姑山山谷之秀草木所奇鄧仙客至延康四五代爲
國道師而錫紫服洎死自京輦歸葬是山是謂屍解也

然悉爲丘壠松柏相望詞人經過必當興詠幾千首矣
忽有一少年偶題一絕句不言姓字但云天嶠遊人耳
後來觀其所刺無復爲文且鄧氏之名因斯稍減矣詩
曰鶴老芝田雞在籠上清郇與俗塵同旣言白日昇仙
去何事人間有殯宮

襄陽傑

鄭太穆郎中爲金州刺史致書於襄陽于司空頤鄭書
傲倪自若似無郡吏之禮書曰閣下爲南溟之大鵬作
中天之一柱騫騰則日月暗搖動則山嶽頽眞天子之
爪牙諸侯之龜鏡也太穆孤幼二百餘口飢凍兩京小
郡俸薄尙爲衣食之憂溝壑之期斯須至矣伏惟賢公

息雷霆之威垂特達之節賜錢一千貫絹一千疋器物
一千事米一千石奴婢各十人且曰分千樹一葉之影
卽是濃陰減四海數滴之泉便爲膏澤于公覽書亦不
嗟訝曰鄭使君所須各依來數一半以戎旅之際不全
副其本望也又有匡廬符載山人遣三尺童子齎數幅
之書乞買山錢百萬公遂與之仍加紙墨衣服等又有
崔郊秀才者寓居於漢上蘊積文藝而物產罄懸無何
與姑婢通每有阮咸之從其婢端麗饒彼音律之能漢
南之最也姑貧鬻婢於連帥連帥愛之以類無雙無雙卽雙
太保愛妾至給錢四十萬寵眄彌深郊思慕無已卽强
今圖畫觀之親府署願一見焉其婢因寒食來從事家值郊立於柳

陰馬上連泣誓若山河崔生贈之以詩曰公子王孫逐
後塵綠珠垂淚滴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
路人或有嫉郊者寫詩於于座公覩詩令召崔生左右
莫之測也郊則憂悔而已無處潛遁也及見郊握手曰
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便是公製作也四
百千小哉何靳一書不早相示遂命婢同歸至於幃幌
奩匣悉爲增飾之小阜崔生矣初有客自零陵來稱戎
昱使君席上有善歌者襄陽公遽命召焉戎使君豈敢
違命逾月而至及至令唱歌乃戎使君送妓之什也公
曰丈夫不能立功立業爲異代之所稱豈有奪人姬愛
爲己之嬉娛以此觀之誠可竄身於無人之地遂多以

繒帛費行手書遜謝於零陵之守也雲溪子曰王敦驅
女樂以給軍士楊素歸徐德言妻臨財莫貪於色不恡
者罕矣時人用爲雅譚厯觀國朝挺特英椎未有如襄
陽公者也戎使君詩曰寶鈿香蛾翡翠裙粧成掩泣欲
行雲殷懃好取襄王意莫向陽臺夢使君

馮生佞

雍陶員外蜀川人也上第後稍薄於親黨其舅雲安劉
敬之罷舉歸三峽素事篇章讓陶不寄書曰山近衡陽
雖少鴈水連巴蜀豈無魚陶得詩悻赧方有狐首之思
歟後爲簡州牧自比之謝宣城柳吳興也賓至則折挫
之閭者亦怠投贄者稀得見乎有馮道明下第請謁云